



寒梅映雪

姚翠芹 著



中国文联出版社

寒梅映雪

姚翠芹 著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寒梅映雪 / 姚翠芹 著. - 北京: 中国文联出版社, 2005.1

(火凤凰文丛之一)

ISBN 7-5059-4616-1

I. 寒… II. 姚… III. 记实文学-日记-中国-当代
IV. I2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5)第 021675 号

书 名	寒梅映雪(火凤凰文丛之一)
作 者	姚翠芹
出 版	中国文联出版社
发 行	中国文联出版社 发行部
地 址	农展馆南里 10 号(100026)
经 销	全国新华书店
责任编辑	顾 萍
责任印制	白 诚
印 刷	北京图文印刷厂
开 本	850×1168 1/32
字 数	169 千字
印 张	7
版 次	2005 年 1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
印 数	1-1060 册
书 号	ISBN 7-5059-4616-1/I·3598
定 价	16.80 元

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请直接与出版社联系

序

长 正

公元 1976 年的 7 月 28 日,在唐山人的心目中,是个黑色的日子。

这个黑色的“7·28”,一场石破天惊的大地震,使多少劳心的唐山人,多少劳力的唐山人,倒在了血泊之中。使正值花季的姚翠芹,在苦雨霏霏的清晨,高位截瘫,再也站不起来了。

躺在千里之外医院病榻上的她,面对着如雪的四壁,默默地流着眼泪,痛切地意识到,朝夕憧憬的,如花似锦的前程,像一支风掠过的残烛,摇曳中熄灭了。

痛定思痛,苦思冥想。她静静地描摹自身日后的人生之路,再不会有艳丽的鲜花,灿烂的阳光,滋润的雨露;而有的恐怕只是,丛生的荆棘,泥泞的沼泽,茫茫无际的黑夜……

她沉默了。仿佛天地倒悬,失去了做人的一切,余下的只有痛苦,生不如死。

从此,昔日旋转于舞台,雀跃在兵营,歌声,掌声,笑声之中的姚翠芹,不见了。

她在病榻上,画地为牢,自我封闭,终日以图书排忧,以音乐解愁,借图书与音乐“镇痛”。

在浩瀚的书林乐海中,她找到的不是逍遥宫,不是黄金屋,也不是颜如玉,而是外国的保尔,中国的吴运铎。找到的是:人生如旅,有峰巅也有低谷。芳兰竞体无须喜形于色,花残月缺亦莫丧志伤怀的格言。人,可以失去功名利禄,美女妻妾,白马王子,以至生命,但不可失去自尊,失去自信,失去意志。征途上,百分之一的成功,皆在百分之百的努力之中。

脱下征衣的姚翠芹,以笔为枪,撰文铭志,放歌抒怀,愉悦他人,重塑自我。

茫茫人海,冥冥岁月,十年苦心十年功,她终于超越了医学上的生命极限,成了一名名载报端的文学作者,重返舞台的歌手;成了一个市井相传,鲜花拥怀,掌声盈耳的“幸福的残姑娘”。让人们从她身上看到了人生的价值,一种残缺美。

今天,值她的长篇著述《寒梅映雪》付梓,权以此文为序。

搔首濡纸写丹青,
攒眉走笔弄诗文。
踏破风雨桐花路,
傲雪三秋寸草心。

2004年6月18日

寒梅映雪

一九七六年六月九日上午

这是个阳光普照的日子,它引发我许多美好的回忆:

那天,也是个阳光普照的日子,我与来自不同部队的6位复员兵:徐向才(野战军)、刘子海(南海舰队)、许国强(北海舰队)、霍利民(山西特种兵部队)、刘久昌(北京卫戍区)、高瑞武(野战军)在唐山建设银行不期而遇,成为这里学习班的学员。

今天,学习结束了,我们一起来到新市区的照相馆照了个合影留念。我站在他们中间身穿一套军(夏)装,头戴一顶无沿军帽,真是神采奕奕。沉稳内向的徐向才还为照片题了留言:“留给未来”。

我们七人中,只有我是女同志,在建行学习班的那些日子里,6位男士像众星捧月似的无微不至地呵护着我(他们没人知道我已经把一颗真挚的心交给了远在塞北山区的陈颐了)我与他们之间所结识下的那种同志、战友加朋友的关系也是很密切的。

一个月的学习班结束了,我们将分配到建行各个科室工作

.....

刚刚复员到地方时,我是在二姐家等待分配工作的。这整整三个月的时光,简直是度日如年。如今,将步入正式工作岗位,我的心

既紧张又喜悦和兴奋。记得在部队时，我们做战士的经常爱说：“我一定要做让毛主席放心的好战士！”现在我则要说：“我一定要做让建行领导放心的好职工！”

会计科一位姓闫的老大姐昨天见到我说：“小姚天天总是笑咪咪的，心里装的全是美事吧！”当然了！我心里是美的：分配到建设银行工作，我很满意；大姐翠兰为我买了新“飞鸽”自行车和上海全钢手表；建行领导还答应为我安排新盖的宿舍；我与陈颐的关系已经确定，我正憧憬和等待着美好的未来哪！我为什么不笑呢？

小时候，母亲就说我不会发愁，还说等我长大了就知道什么愁了。谁知，我现在仍是不会发愁。人发愁的模样多么难看哪！笑口常开会让人更美、更漂亮。

一九七六年七月二十二日

我从唐山乘车回到东矿看望母亲（父亲还在唐山二姐家看外甥女）。母亲说：“过些日子，小红大一些，你爸就回来了，往后，我俩就不用轮换着去唐山看孩子了，我俩在家也互相有个照应。”

我对母亲说：“近几天我心里总是发紧，像是六神无主似的。”

母亲说：“市里车辆多，你多加小心哪！”

我忽然想起什么，又对母亲说：“妈，我一早坐车出来，看见天上的云彩有点不对劲儿。”

“一个云彩有啥对劲儿不对劲的！”

“妈，黑压压的，像麻花，又像锁链，还带勾儿呢！”

“你这丫头，小时候拿着个爆了嘴儿的石榴也寻思半天，这有用没用你甬瞎着眼。”

“真的，”我叫着说：“你不知道我见那怪像吓得我直打寒颤，那

股勾云好像就在咱们头上方。”

母亲做饭去了，再也不理我了。

我打开拿回家来的狗皮褥子，放在太阳下晾晒。母亲见了忙说：“你爸有狗皮褥子，你咋不留着自个用啊，赶上你来那个了，腰怕着凉，往哪儿找去。”

“妈，又说哪儿去了。”我转身回到屋里。

站在镜框前，我又愣起神儿来，母亲撩起围裙擦着手说：“把你当兵的照片再洗几张吧，你婶子大妈的都想要呢。”

“妈，在部队穿了6年军装，特别想穿花衣服，脱掉了军装，还真想它。”

“你每次回来妈都愿意你穿着军装，婶子大娘的看了谁不替你高兴啊！现在脱下军装知道后悔了吧！”

“后悔什么呀，部队是铁打的营盘，流水的兵，总要回到地方的，”我拉过母亲，亲昵地说：“妈，您看我穿这件花裙子不漂亮吗？”

“我老闺女穿啥都好看，”妈慈爱地笑望着我，而后像在自言自语地说：“总算让你爸我俩的心放肚子啦，那两年，你爸听说你穿着单裤子演戏冻得骨头疼，心疼得要命，早就想让你从部队回来。”

“哎——”我忽然想起了什么，飞快地跑出屋子，把提包拿进屋，翻出里面一条新买的浅驼色带花的纯毛毛毯，递给母亲：“妈，您给我保存好了啊。”

妈把毛毯拿到眼前仔细瞧着：“我老闺女真着眼力，这是月季花，正开的月季花，真像我老闺女呀！”她从柜子里翻出一块蓝花包袱皮，仔细地将毛毯包裹好，放到柜子底下关上了锁。

二嫂玉香从娘家回来了。刚进院就笑吟吟地迎向我，递给我一包东西：“他老姑，上次你来探家，我看你戴的假领子挺好看，我量了尺寸，又为你做一条，今儿个正好做完。”

“二嫂，你真巧啊！比我买的那条做工还细致呢！”我忙从衣兜

里去掏钱，二嫂忙过来拉住我的手：“上次你给家里邮来的蘑菇，给虎子织的帽子还没给你钱。我还想给你做一双偏带黑布鞋呢。”

“哎？二嫂，虎子呢？”

“跟他老姨去北京玩去了，”二嫂把我拉到一旁悄声问：“啥时候把小陈带家来，也让二老看看哪？”

“这么远，搞成搞不成还两说着呢。”母亲插话说。

“妈——”我红着脸急了。

“我看她俩郎才女貌挺般配的。”二嫂兴冲冲地把母亲推出门：“您老先把饭蒸上，待会儿我就去炒菜！”

我关上门，像找到知音似的和二嫂谈了半天。似乎爸爸、妈妈和全家人都不理解我为什么同意与小个子陈颐的交往，惟独二嫂懂得我的心，我很感激她。

一九七六年七月二十七日

天气热得出奇，炽热的空气如烤炉一般。黄昏吃罢晚饭，我散开发辫，把被汗水潮湿的头发浸在盆里，长发洗干净了，散着浓浓的皂香。天黑下来了，屋外仍不见一丝凉意，晒蔫的树梢也无奈地一动不动。

隔壁和我一同从部队复员分配到建行的刘久昌，还有老王都热得睡不着，他们边叫边闹地在打牌。

夜深了，我看了看表，时针已指向12点。刘久昌和老王还在嘻嘻哈哈地闹着。

“快熄灯吧，都十二点啦！”我隔着窗子对他俩喊。

同屋的张爱春已经放下蚊帐，脱衣上床了。

我拧亮台灯，打开日记本，习惯地写着当天的日记：

想念的颐：

千里之外，我又对你说话了：

昨天宋艳芝来我这里，定好我俩明天去北戴河。去年探家我到游泳池去了一次，险些没沉底。多想让你陪伴着我教我游泳啊（我知道你的水性很好）！可惜，我们已经失去了更多在一起的机会。

颐，想你已经分到连队了，有了确切的地址给我回封信，请你相信，无论地域把我们隔得多远，在茫茫的人海中，我选择了你，就永远不会变心。

离你远了，你要学会照顾好自己，已经深夜12点半了，隆化的夏季几乎没有酷暑，今晚唐山却酷热如蒸锅。

与你说完话，仿佛觉得上天送来一丝凉意。我要睡觉了。

吻你，再见！

你的蕾

一九七六年八月一日

尿瓶里仍是浓血。睁开痛涩的眼帘，我像在寻找着什么，在寻找前几天，仅仅是在一瞬间即消失了的那个梦，却又在脑海中浮现出来：

……我脱下衣裙，把自己光洁丰腴的身躯浸在水里，慢慢用手掌撩起碎银般的水珠，搓洗着我已经发育得十分成熟的胴体，享有二十二岁生命芳华的我，俯首凝望自己青春的躯体时，才发现青春的魔力将原来瘦小干瘪的我变得凹凸分明，错落有致，尤其是两条与上身比例稍长的腿，健美而又修长，匀称的肌肉与骨骼间仿佛蕴含着无尽的力量与美感。

怀着对上帝造物无比圣洁的虔诚之心，我用浸了茉莉花香的清水洗浴后，拿起剪刀坐在床边剪指甲。我的脚肉乎乎的，圆亮的指甲忽然被剪刀剪深了些，一阵疼痛掠过全身，我敏感地收回脚。一只黑壳小甲虫却仓皇地从床边爬上我的脚，往指缝里钻，我吓得惊醒过来，忙去看脚，真的是一只找不到家的小甲虫在钻咬我的指甲沟。我用一张纸将它包住，扔到门外。而后，晕晕乎乎地倒下睡着了。

……眼前一片湛蓝的大海，陈颐拉着我的手，从清浅的海边跑到深水里，陈颐用他火热而有力的双臂在水底将我拖起，我挥舞四肢，屏住呼吸在水中游着，海水清凉沁人心脾，令人神怡。陈颐的身躯慢慢临近我，将我搂住。我感到他骨骼与体温的坚实与火热，深深的情爱似一股狂潮，让我想把陈颐抱紧。突然一股黑色的巨浪忽然翻卷着，呼啸着向我袭来，我张开双臂想护住陈颐，却不见了他的身影。“陈颐，陈……”我在漆黑的海底惊恐而又无助地呼喊道，巨浪把我卷起又抛下……

我吓醒了，不知怎么下了床跑到屋子中间，与小张撞在一起，耳畔响着震耳欲聋的巨大轰鸣，脚像踩着一只滚动的球体，让我左右摇摆。窗外如同闪电，闪着刺眼的银光。头顶和墙缝间发出可怖的震响与断裂声，我害怕极了，想打开门，顺着楼梯逃出这可怖的地方，可两只脚一步也迈不开。瞬间，头被石块砸了几下。“轰隆”一声，楼房倒塌了，我被从二楼坠落下来，失去了知觉……

后来被人救了出来，又被解放军运送到飞机场。途中，我躺在汽车上，闻到了臭味儿，整个唐山街头的空气都弥漫着死尸的臭味儿，我是耳听着隔壁的刘久昌喊着“毛主席万岁！”被砸死的。老王也死了。张爱春也受了重伤。我不知道自己还能不能恢复到震前的样子。

我被抬上飞机的时候，想着在军营中该是过军人节日的日子，

难过得想哭。那个打着腰鼓，腰上系着大红彩绸，放声高唱的小女兵仿佛在眼前是一个美丽的梦。消失了，还会回来吗？……

一九七六年八月二日

我发着高烧，周身痛楚，像有一只只咬啮的小动物在一点点撕扯着我的生命。只有呼吸和流动的液体才证实我还活着。断裂的脊椎把一个原本可以挺秀站立的自己，一下折成两半儿，我不知道自己还能否活下来。

朦胧中，晶莹的液体宛如宫殿，我身穿洁白的衣裙在冰清玉洁的宫殿里起舞，两条修长健美的双腿时而绷紧，时而旋起……

一个男护士来打针，吸饱了药液的注射器蜂蜇了一般刺进右臂，我被痛醒，不住地呻吟……

一个女护士急切而又低婉的声音传入我的耳畔：你还怕她不痛苦吗？……

“我……”男护士持针的手抽搐了一下，针管被女护士移到别处。那里已属于阴间，全然没了活的气息与感知。我的手臂无力地垂到床边凄冷的泪水顺着眼角淌到耳际……

一九七六年八月四日

我向护士要来一只铅笔，半张纸，迷蒙的视线，麻木的大脑，痛楚着的三分之一的神经，在生死之间浮动着的灵魂促使我写下几行字：

“颐，我不知道能否活下来，我可能残了，找个好姑娘吧！……”

笔从垂落无力的手中滑下来,掉到地下,铅摔断了,那半页纸也飘落到床下。一个圆脸庞的女护士把它们捡了起来。我在高烧中喃喃地低语:“这不是梦,这不是……”

一九七六年八月六日

收音机里传出《洗衣歌》的乐曲,我难过得想哭。想昔日我扮演“小卓嘎”时两条灵活矫健的双腿,如今却僵死了一般的沉寂,女护士吴宁校拿来的小热瓦扑就挂在墙上,我不愿动它,听到一丝琴声,都让我心碎。

日子就这么一天天从身边流逝,除了被伤痛和感染折磨得仿佛在炼狱之中,我什么都不知道想。

可我耳畔时时想起军营里急促的集合哨声,我的意念催我下床,想跑出去汇到战友中间,可两条僵腿早已同意识脱节,真想躲到一个没人的地方大哭一场……

一九七六年八月二十八日 暴雨

两个身披雨衣的女同志,走进为防震临时搭建的简易棚。

“哪位叫姚翠芹?”

“……”我睁开眼睛。

她俩从雨衣里取出一封信。信封背后,娟秀熟悉的字体映入我的眼帘:“石家庄邮局的同志,不知一位叫姚翠芹的女伤员转没转到省会,请贵局帮助查找此人,谢谢!”

我的心颤抖着谢过她俩,极力镇定自己的情绪。我暗暗庆幸自

己还活着，能看到他的信，没让颐的心失落；我害怕见到他的信，如果他知道我的伤情，又怎么面对严酷的现实？

我撕开了信的封口：“蕾，和前几封信一样，我无法知道你的下落，更不知你的死活，只听说你被运往石家庄，腰和腿负了重伤，可却听不到你在石家庄的消息。尽管这样，我还是再试投这封信。与前几封信一样，如你已不在人间，就把它寄到阴间去，让你永远不要忘记我。如果你还活着话，收到这封信，就赶快给我写封信，好让我安心工作，你也安心养伤。请你放心，我永远是你的，你死了，是我的，你残了，也是我的……”

我吞咽着苦涩的泪，已泣不成声：“颐，我还值得让你爱吗？”

.....

一九七六年八月二十九日

陈颐的母亲与二哥来了。

护士长问陈颐的妈妈：“您是姚翠芹什么人？”

“母亲。”她毫不犹豫地回答。

“小姚，你二哥特意退了去阿尔巴尼亚的机票专程来看你。”伯母说。

二哥从衣兜里掏出一封信：“这是小弟给家里的信。”他递给了我。

妈妈：

上封信不知收到没有。

我今天又听到消息说，小姚已经死了，说是被转到玉田县医院后死了。妈妈，我的决心您和全家人是清楚的，我不准备再寻求生

活的幸福了,谁能想到上帝是这样给我安排呢?谁又能想到上帝给小姚这样残酷的结局。她不知在残废和绝望中挣扎过多少次,过去从断腿到胃出血的痛苦她都经受过了,最后还要经受这地震的灾难。我曾经幻想过她或许没有死,哪怕是个残废的躯体呢。可现实连这点儿希望也没有留给我和她,便夺走了她只有二十二岁的生命。我总不敢相信这是真的。这十几天,我如同在梦中一样,我现在的心情有谁能理解呢?妈妈,真的,有谁能理解呢?

生活我决不重新安排了,独身,我这决心就这样绝不改变了。我忠实地履行她活着时候,我俩共同的誓言,我要对得起她那死去的灵魂,不让她在阴间再受到心灵上的痛苦。真的,妈妈。

您的儿子

小 弟

1976年8月17日

泪水又一次淹没了我。

伯母拿出手帕为我擦去泪水,从提兜里拿出两只饭盒,在我面前打开,一盒“红烧牛肉”,一盒“烤大虾”。

“孩子,只要活着就有好希望,先尝尝妈妈的手艺,补补身子。”

“小妹、加弟、姐夫还要来看你。”二哥说。

临床的病号羡慕地望着我们。在唐山还未通车的日子里,我最先融入到暖暖的亲情之中。

一九七六年八月三十日

手术前一天,陈颐风尘仆仆地从千里军营来到医院。四目相对时,时间仿佛随着我俩凝固的心停滞了,彼此都屏住呼吸。陈颐肩

上的挎包顺着他无力的肩膀滑落到地上。他脸色苍白地凝望着我，恍如隔世。我侧过脸，背着陈颐，用枕巾一角抹去流到眼边的泪水。

陈颐捡起挎包，走到我床边。默默无语地为我整理小桌上零乱的东西，把放置在水杯盖上的药片用小勺送到我嘴边，用温水把它喂下。又从挎包里掏出一件件为我买来的生活用品：梳子、小镜子、水果刀、半导体……这才拉过一只方凳坐下，长出了一口气说：“我还以为你满头缠得都是绷带，遍体鳞伤呢！”

“内伤更重。”我心痛如绞，表面却平静地说。

“怎么就不能动了？”陈颐急切地问道。

“……”我想哭，却极力忍着。

“伤在哪儿？”

“脊椎。”说这两个字时，我的心都碎了。

“……”陈颐沉默了。

护士来帮我翻身了。陈颐回避了。而后把护士换下的尿布端到水房去洗。我见状，心里一阵痛楚。

一九七六年九月一日

上午八时许，我被推进手术室。陈颐焦急地在手术室外等着。我俩都共同期盼手术能将受伤的脊髓接通。那可是我能否站立，能否结合的关键啊！在我们周围，人人都在关注着我俩的故事。

术中用了全麻的我，直到中午才回到病床上。

陈颐把我吐脏的衣物拿去洗了。省行领导特意派会计小刘护理我。陈颐被感动了。他用刀尖扎下一小块苹果边喂我，边安慰地说：“党和人民这样关心你们，我更有帮助你渡难关的勇气了！”

临时搭建的抗震棚里，白布将它隔成四个病区。午饭后，大多

伤员都休息了。时不时地从布帘后面探出几个女护士的头来，观望我俩。身穿军装的陈颐在截瘫病区神情自若，井井有条地照顾着我。但每每受到他耐心的护理，我都有种难言的痛苦，为自己落到不能自理的地步而暗自泣泪。我毕竟不是陈颐的妻子，怎忍心让他为了破碎的自己而断送他本应完美的前途？！

将近四小时如行刑般的手术，我是不停地默默喊着陈颐的名字挺过来的。我不相信自己青春的胴体一半儿永远归于阴间。生活中所有美好的东西我还没来得及享有，我只是一个初识爱情的纯贞少女。我将来应该做妻子，做母亲，做一个享有生活，拥有幸福的完整的女人。可我的身心从震伤那一刻起，无时无刻地受着炼狱般地煎熬。就在陈颐到来的前一天，那个术中为我缝合的实习大夫周佳如，伏在我身边悄声说：“你们这样的截瘫伤员最多只能活三年”，我无望地哭了，哭了整整一天。这个医生不让我对任何人讲。然而噩梦般的阴影一直笼罩着我。

两个男伤员低低的私语从隔壁病区传来。一个问：“你说那当兵的能和她好下去吗？”

“说不准，那得看以后。”另一个说。

“我要是那女的，干脆现在跟他拉倒算了。”

“你说得容易，人的感情这玩艺挺矛盾，也挺复杂呢！”

陈颐埋着头坐在床边在思索着什么。

一阵让人寒颤的疼痛渐渐从脊骨深处向外漫延。我紧咬着下唇竭力扼止住呻吟，泪水却止不住地从心底里涌出来。我真想让他尽快从我身边消失。别再看我流泪，痛苦；不再听到人们这利箭穿心般的议论……